

我结识从江县大塘村的乡村医生李春燕，是在上海宏康医院。2006年春节，她被央视网评为“十大感动中国人物”之一。而后，她应邀来沪介绍自己扎根苗寨行医的经历。

在报告会上，李春燕穿一身自家纺制的紫色亮布制成的苗族衣裾，头上盘一个苗族高髻。她用平静的语调介绍自己的生活

和行医经历，深深地打动了在座的每个听众。她和一般的村民一样喂猪、做饭、带孩子，但她的存在却悄悄地改变着雍里乡大塘村苗寨村民们的生活。她和村民们一样买不起油盐酱醋，但她却收留身无分文的患者，给无钱就医的五保户免费治疗；她看护没钱住院的孩子像“自家仔”，而自己的孩子却吃“百家饭”；为维持她那间小小的卫生室，她卖掉了自家的牛和出嫁时的金饰，用光了丈夫打工的血汗钱；乡亲们来看病，没有钱付医药费，只得记账欠账。李春燕从医三年，为许多病人解除病痛的同时，也为自己的丈夫带来了5000元的债务。在送一个刚出生的、体内有羊水的婴儿途中，在其他办法无效的情况下，她毫不犹豫地

对婴儿实施了嘴对嘴的人工呼吸。孩子送到医院，李春燕却瘫倒在地、呕吐不止。

2006年4月，贵州省从江县大塘村的乡村医生李春燕第一次访问上海，获得了三件礼物：上海宏康医院聘任李春燕为医院的“名誉职工”，每月发给她1000元工资，宏康医院将派出医疗队为当地的百姓看病。

第二次见到李春燕，是在“轮椅上的天使”陈海新家里。此时，李春燕已被评为第17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她因公出差来沪，当她听到陈海新的动人事迹后，提出要探望陈海新的父母亲。当她看到这对老人，李春燕含着热泪拥抱了他们。她对陈海新的父母亲说：“你们失去了好女儿，从今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女儿。”

第三次见到李春燕，是在时隔半年后她的家乡。前些日子，李春燕给我来电，说医院出资的两处卫生室已建成，问我有没有空来看看？5万元建一间卫生室，究竟有多大的面积？李春燕的近况如何？我也很想知道，于是促成了这次贵州之行。从上海到贵州的大塘村要花一半的时间。先乘飞机到贵阳，第二天换乘汽车，遇遇大雾，能见度只有十米，穿越一座雷公山，花了一个多小时。400多公里的崎岖山路，足足开了8个多小时，才达到目的地。

走进龙江村和美德村，只见新建的卫生室矗立在村里的中心位置。它们各有154平方米，两层，八间房，计有两间诊疗室、一间留观室、一间药房和四间能放3张输液床铺的病房。李春燕对上海宏康医院表示感谢：“卫生室的建成，是我们十里八乡没有人不知道的好消息，真是雪中送炭啊！”据悉，这两所卫生室能解决周围六个村的5000多名村民的看病难问题。

这次见到李春燕，她的精神面貌更好。她还告诉我，今年可以说是“三喜临门”：两个星期前被新选为省人大代表，三个月前又被选为省党代会代表；她的卫生室最近又增加了4位新成员，她的黎平卫校的同班同学王丽珍和来自贵阳中医学院、湖北职业技术学院的三名志愿者，也来到大塘村卫生室工作。但是，李春燕有喜也有忧：荣誉多了，压力大了，怕做不好工作；卫生室人员增加了，水电开支也增大了，有了B超等医疗设备，但只有一位志愿者会用，迫切需要的是提高运用先进医疗设备的能力。上海宏康医院领导得悉后，即和从江县卫生局局长商定，明年春节过后，欢迎李春燕带一批乡村医生来进修。

我期待着在上海第四次见到李春燕。

岁月匆匆，又近冬至，转眼间从出版社退休至今已17年。此刻，我坐在书桌前，沐浴在冬日的阳光里，身上暖洋洋的。桌边书橱内一字排列着十几本高低厚薄不一的画册，它们记录下了我40年的编辑生涯。每当看到这些凝聚着我一生心血和智慧的图书，我的心也是暖洋洋的：我轻轻推开橱窗，又一次浏览画册书脊上的书名，发觉40多年前编辑的那本不算起眼的黑白摄影画册《江山如此多娇》（1965年版）依然是我的“至爱”。缓缓打开印着“万里长城”图片的画册封面，映入眼帘的是一篇以36行散文诗形式的前言。我对这篇前言，常常读新，至今尚能默诵，有了这份盛情，前言作者李一氓的形象，渐渐在眼前变得鲜明起来。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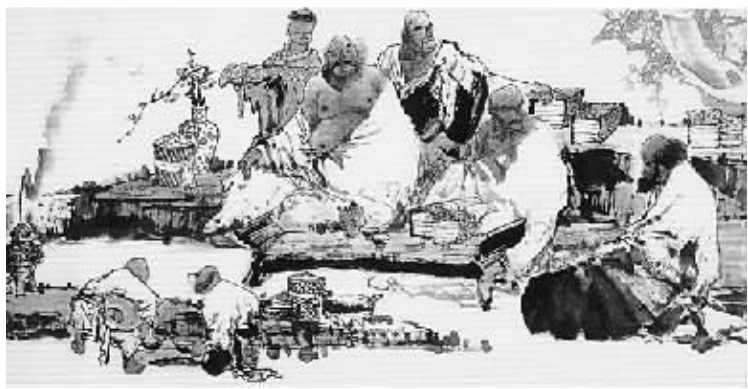
罗汉是阿罗汉的简称，佛陀得道弟子修证最高的果位，堪受诸人天尊敬供养，自古民间就有“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之说。

应觉醒大和尚之邀，擅画历史题材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王宏喜，用两年时间创作的长150米、高0.7米，由110张四尺宣纸联缀而成的《五百罗汉图》，成为上海玉佛寺的“镇寺之宝”。

枫叶飘红的季节，在王宏喜硕大的画室里，笔者由王宏喜、潘宝珠夫妇陪同，仔细欣赏了这一堪称世界之最的人物画长卷。果然，泼墨浓彩，满纸生辉、超凡脱俗的清气扑面而来，那活生生的500罗汉，200侍人、稚童以及飞龙、猛虎、骏马、骆驼、大象、凤凰、仙鹤、游鱼、犬、牛、鹿……共生共享在欣欣向荣的江海山川之间，演绎着一出出太平盛世的欢乐戏文来。

笔者叹服王宏喜对佛教文化的精深领悟和水墨小写意人物画技法的娴熟把握。年届古稀的王宏喜经历过苦难童年、战争灾荒、“文革”动乱和改革开放的人生历程，他是多么渴望世界永远和平、欢乐和富庶啊。透过千年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看到：王宏喜从宗教和历史的视角切入，展开了普通百姓和谐、生动、有趣的生活画卷。他用饱经沧桑的笔墨把人生的跌宕经历和悲欣况味，熔铸到了烟云供养的罗汉群象中。那些生活在四季更迭、山川秀丽的大自然中，各怀思想、各有兴味、各怀所长、不同形貌特征和精神气质的罗汉，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王宏喜不无兴奋地告诉笔者：“我画的500罗汉，他们的形象是和蔼可亲的，完完全全是现实中的百姓众生相。瞧，那些工人、农民、读书人，在打坐、练功、吟诗、论文、弹琴、捕鱼、砍柴、挑水、烧饭、泡茶、剃头、修脚……有滋有味地过着无忧无虑的平和生活。我要告诉人们，罗汉并不神秘，只要潜心修行，人人都能修成正果。就是犯过错误的人，只要‘放下屠刀’，也能‘立地成佛’呵。”是的，那样的清明世界朗朗乾坤该是多么美好！这就是具有强烈人文意识的王宏喜精心绘制鸿篇巨制所追求的精神境界。

难道不是吗？在长卷的结尾，王宏喜别具匠心地设计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十八罗汉拜观音”：南海洋面上，细浪轻轻，旗幡飘飘，鼓乐阵阵，曾经叱咤风云的降龙、伏虎、托塔、举钵、坐鹿、骑象诸罗汉，与喜庆、静坐、过江、笑狮、开心、探手、挖耳、沉思、布袋、芭蕉、长眉、看门等罗汉一起，高举幡旗，吹奏唢呐、笙管，乘风破浪，虔诚而愉快地拜谒观自在菩萨，共贺众生修成正果之喜。那是一幅多么喜庆的大结局啊！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和人世沧桑的崇高理想，在这里实现了完美的契合。



五百罗汉长卷（中国画局部） 王宏喜

年多时间初稿完成，缺缺前言。这时由总编辑李槐之带领我和另一位编辑吴大业前往北京，约请卸任不久的我国驻缅甸大使、时任国务院中央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李一氓同志为画册撰写前言。正是由于他和李槐之叔侄这层关系，才使我这个刚

围坐在氓公身边

徐炳兴

如果说德意志民族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人文素质的欠缺怂恿了法西斯爬上政坛的话，“二战”之前德国民主法治的严重滞后则又为希特勒的粉墨登场大开方便之门。

根据俾斯麦1871年4月公布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德国的政治体制特点是：皇帝控制宰相，宰相控制议会，上院联邦议会，上院联邦议会控制下院帝国议会，只有皇帝、宰相制约议会而没有议会制约皇帝、宰相。这是一种半民主半封建的奇特政体。

接下来的德国魏玛共和国，又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俾斯麦宪法的专制主义成分。具体表现是宪法第48条规定了总统享有“独裁权”，即：他可以借口“公共秩序和安宁”需要，颁布紧急命令，动用武力停止宪法规定的公民所有的基本权利，解散国会，随意任免总理。因此，本应由议会中席位过半的政党来组成政府内阁的“议会内阁制”，就极易转变成由总统任命总理组成内阁的“总统内阁制”，本应对议会负责的内阁，却变成只对总统负责的内阁。希特勒就是通过政治体制的这一缺陷当上总理的。

在1932年7月的国会大选中，纳粹党虽然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但席位在国会中并未超过半数，没有获得单独组阁所必须的多数。可由于有宪法第48条关于“总统内阁制”的规定，兴登堡就得以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走向专制主义的通道没有堵死，能够防范希特勒野心膨胀的各项制度又由于有关执法人员的渎职而一一失灵。

希特勒原来是奥地利人。从1913年8月开始，奥地利林茨的警察就希特勒没有依法登记服役而进行调查。法律规定，不服兵役而离开奥地利的人则会被当作逃兵处以监禁。警察经过调查，发现希特勒由奥地利到了德国的慕尼黑。希特勒深知情况不妙，他写了长达三页半的信，承认自己1909年秋天未曾登记服役是错误的，但在1910年2月已知错改错，向维也纳警察局进行了登记，之后没有收到警察局的任何消息。最后，法庭没有核实希特勒所言的真伪，就不再对他罚款或监禁。假若这次希特勒被奥地利林茨法庭判处监禁，他或许从此就很难再到德国。

希特勒喜欢通过对政府的挑衅来提高自己的公众知名度。1922年1月他因发表煽动暴动的演讲，被以妨害公共治安的罪名判处入狱一个月，缓刑两个月。人们都认为这样的量刑过轻，原因是主审法官奈德哈特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同情者。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带领一些纳粹党徒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馆举行暴动，宣布“全国革命开始”。这次

制度防线的悲哀

判罚为什么如此之轻？因为在1922年希特勒受审时遇到的法官与希特勒“啤酒馆政变”一案的主审法官，竟是同一个人！即法西斯主义的同情者：奈德哈特。

判决书规定的不得假释的六个月过后，兰茨贝格监狱长写了一份请求假释希特勒的证词，说他“是一个遵守纪律、安心服刑的人”。证词遭到了慕尼黑警方和检察长的有力反驳。因为希特勒在狱中策划了反对议会的计划活动，并违反规定，九次偷送信件。

但法院执意要假释希特勒。巴伐利亚州政府知道希特勒绝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想在法院假释之后将希特勒遣返奥地利。奥地利当局起初也答应接受，承认希特勒的奥地利公民身份。但在具体办理遣返手续中，巴伐利亚州政府拖拖拉拉，几个月过去之后，奥地利当局变卦了，不愿迎回希特勒这个“瘟神”。

如果法官能够秉持司法公正理念，依法判处希特勒无期徒刑，那么他的政治生命就此即会结束；如果法官能够接受警方和检察官的反对假释希特勒的意见，让希特勒在狱中足足呆够五年，那么这五年期间纳粹运动群魔无首，就有可能一蹶不振；如果巴伐利亚州的政府部门办事富有效率的话，那么希特勒就有可能被遣返到奥地利，德意志人民或许就会躲过一场噩梦。

然而，历史毕竟不能假设，20世纪初德国经济巨人、政治跛子的教训再也不能重演了！

两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在广州地铁车厢站立了很久，却没有一个人给他们让座。老人是广州市的原市长和副市长，地铁就是由他们主持建成的。事情一经报道，舆论反响强烈。不少文章发出二叹：一叹社会尊老之风式微，二叹种树者竟不得乘凉。

对此不该发生的事原应叹息。我对一叹深有同感，对二叹却感受尚浅。无人让座是因为不知道老人的身份，若知道，除了对口碑极糟的卸任官员，无论出于感谢以往的政绩还是敬重职务的余晖，应该都不乏让座人的。

我油然生出另一情景设想：假如如同是两位古稀老人乘地铁，同是无人让座，后来得知他俩是当年地铁工程挥汗舞镐的小工，情况又会怎样？大约还是无人让座。那时，我必定会更加情真意切地发出“种树乘凉”之类的叹息。

明日请看《我的师长叶觞瑞》。

张屏山 篆刻

天道酬勤

法眼看社会